

15 NOV 1935

R
050
4841

21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

第二十二期

國民政府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四二二〇號
中央宣傳委員會登記證文字第四三七號

四維旬刊

第一卷 第二十二期

四維論壇

中國糧食問題

(二)

西瓜(續)

(三)

編餘

(六)

可愛的天使中國青年(續)

(七)

小零碎

(八)

通信

(九)

編後語

(九)

智婢滅盜記

(十)

旬日紀錄

(十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中國糧食問題

四維論壇

本年入秋以來。糧價驟漲。平民恐慌。當此秋糧新收市場情形之下，以平日常情度之，行市照例減落。比者行情不但未落，且續漲弗已，此果何故？或曰因南北苦旱水災，兩相攻廝，致以歉收。又曰因受意阿戰爭之影響。率此諸因，不無一部分理由。但其聲望大者，當非此兩種原因所能包含無遺。其最大原因，仍推諸農村凋敝，生產銳減故耳。

比年以還，我國備受天災人禍之夾挾掃蕩，國產糧食，早呈供不應求之患。南方仰給於暹米美麥。北部補給於東北四省。在過去四五年中，我國進口之洋米，平均每年價值約一萬萬元。民國二十二年，為豐收之年，洋米進口仍有二千一百餘萬石之多。可見本年水災，並不足以影響糧價可斷言也。自意阿戰爭開始迄今，為時尚不及匝月，糧食問題，該國等當不致即感缺乏。况兩國在動員開始前期，為準備時期，一切物資準備，均早在熟籌中。若俟至戰鬥開始後，再為準備，已嫌太晚。我國糧價不漲於期前，而漲於期後。况我國歷年仰給外米生活，方自顧之不暇，奚有餘裕顧諸國外？如上述我國在豐收之年，倘有若大巨額洋米入口，今年南北水災

早異奇重，將更無此餘力以言國米出口。由此以觀，意阿戰爭，並未影響我國糧價飛漲也明矣。

十月十四日，國聯十七國小組委員會，通過決議案。據照其中規定，乃直接與意大利斷絕一切財政往來。將來各國糧食，制止出口後，直接對意，間接與我國殊多不利。我國商人，有鑒及此，乃羣起以操縱糧價，圖謀厚利，此糧價飛漲之因一也。

復次即是生產銳減，供不應求。夫天災人禍，固屬生產銳減之一，但總不若國人均不事生產之為害且大也。飢在農農。寒在情織。糧價之貴賤農之弊也。若僅云謂天災，或徒怨人禍，此非治世之理。年來一般人均認為中國乃一農國。均知中國農村破產，政府亦未嘗不致力於農村救濟。更有許多志士，鼓勵吾人去到民間，而今日能真到民間者有幾人？農村能真正得到救濟者有幾處？現在之農民，仍係代代相傳，目不識丁之愚夫，殊難云改良及發展。縱有少數人欲謀改革，徒感經濟困難，與勢孤力微耳。我國社會心理，多半以農業為卑賤。有子弟使讀書以習商。或深造以學仕。多不願生子以爲農。大多數人多趨於為仕為商之途。使羣起競爭於社會，勞其心志，以求富貴。因此食之者衆，生之者寡。夫在豐收之年，糧食猶感不足，一遇歉歲，致有此糧價飛漲之

危。誠至險難之事也。余所切望於諸青年，有職業固無論矣。無職業而有土心權者，速到民間從事生產。無職業而復無土地者，應急求一專藝，以謀間接生產，或能補救於萬一。否則未來之危險，當必有更甚於此者。質諸明鑒，未悉以為然否。（我與）

社 會

西 瓜

恕 之

「孩他爺，別幹了，歇歇晌再幹吧。你看這天有多熱呀！日光是這樣強，要一味的幹下去，不愁將背曬焦了呢。」那婦人立在葫蘆架下，手中拿着活計，面對瓜地，大聲喊她丈夫說的話。農夫應聲說道：「不怕，趁正午瓜秧好拿，我要拿拿瓜秧，好使他多結幾個瓜。早晚間瓜秧因水分太盛，容易脆斷，所以不如正午好拿。你看人們都在地裏作工，都不怕熱，何況咱。這一季瓜全仗熱天忙哩。你給我煮點開水吧。孩子還沒睡起來嗎？」那婦人趕快去煮水。農夫仍舊彎着腰去整理瓜秧。

古人嘗對我們說，「鋤禾日當午，」我總覺得有點疑議。晌午天氣正熱，農人們為何不怕熱，必在正午鋤禾？現在聽見農夫這番話，我才明白。被剷去的草苗，經日光直射，都殺除了。這也是農人利用日光殺菌的法了。但是農人這奮鬥的精神

，實在值得我們佩服啊。

五

地裏的西瓜，漸漸長大了，瓜秧上的葉子為讓出空隙來使西瓜得些陽光，所以它們漸漸的衰弱起來。我們在地旁站立時，就看見那些西瓜臥在地上，一個個的上面顯出油綠色的花紋。這脆弱的秧子，好像一條輸脈管，不住將地中的水分供給他們，直到它們成熟。看光景再有半月的好天，這些西瓜就可以成功了。

天上密佈了黑雲。隆隆的雷聲震破這靜寂的大地。陣陣的閃光，好像一條火龍。每發一次閃光，必跟隨一陣雷聲。刷刷的雨兒擊打在葫蘆葉子上，使它們歡呼跳躍。這窩棚裏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農夫在坑沿上坐着，面向着外，手裏拿着烟袋一面吸着一面兀自出神。默了半刻，他才緊緊的吸了兩口烟，說道：「老天爺接二連三的降了三天雨了，始終也未放晴，若是再有三天不晴，咱這塊瓜恐怕又失竊了。唉！越窮越趕上，這年頭直沒窮人的路子了！」

「孩他爺，你不必發愁。天總不會長久降雨的，當真老天爺就如此忍心嗎！」這是那個婦人在坑裏邊坐着，撻着蓆綫說的話。

豈只是三天？連着降了十幾天雨，差不多溝溝河平了。在坳

地裏的禾苗，都亭立在水裏，隨風擺動。那些西瓜地雖然地勢較高，有的部分也在水窪中泡着。

雨兒降了十二天，忽然撥雲見日了。但是天氣十分的悶熱。未料想天氣才晴半日之久，那多事的捲雲又在東方上昇了。霎時間逼佈了天空。緊跟着牛毛細雨降落起來。天空中有十幾隻剪燕，冒雨上下穿插飛舞着。地上的青蛙，到處唱着和水鳥鳴聲陣陣。真如四面楚歌，百感交集了。

又連着降了八九天細雨。有一次的晚間，天氣忽然放晴了。次日晨起，朝曦普照在大地上。遍野青翠，煞是好看。真是「久雨山影迷。初晴天地寬。」的是一幅好畫圖也。

天氣加倍的悶熱起來。地質因連日降雨，早成飽和。已減少吸收水分之力量。那麼地中的漬水，只有等候日光蒸發了。在水中亭立的禾苗，不久均漸漸的枯黃起來。農夫說道：「完了！完了！咱的瓜都受病了！再隔五天不摘，全都腐爛在田中。明天趕快到城裏去賣。不然恐怕一文不值了。」

有兩三位警察，肩上荷着槍，身上斜佩着紫色的子彈袋，站立在城門洞裏的兩旁。看他們趾高氣揚，威風十足的样子，真是令人不寒而慄呢！「賣瓜的站住」這是他們之中的一位警察，向前走了幾步，攔住一個推瓜車子的人說的話。「西瓜不讓進城，趕快轉回去。」爲何不許西瓜進城？」這是那個

農夫，頭戴一頂破草笠，赤着腳，車絆套在肩上，兩手扶着車把，一面喘息着說的話。警察說道：「叫你回去，你就回去。不讓你進城，你就不進城好了。沒有什麼說的。趕快走開，別妨礙交通。」農夫說道：「我們農人，種點出產，是容易的。一滴汗一滴血，好容易盼到現在，換幾個錢回去，好維持生活呀。老爺們慈悲吧，讓我進去好了！」警察帶着氣厲聲說道：「媽的，你這小子。土頭土腦的在這裏攪起舌來，你瞎眼嗎？你沒看見城門上的告示嗎？快轉回，別費話。」在此時又走過來一位警察，氣勢比較緩和些，對農夫說道：「喂，老斗？不是我們當警察的仗着這身虎皮欺壓百姓。這是公事，沒有法子。你看見城門上這佈告沒有？這幾天鬧天氣鬧的，城裏邊發生「虎烈拉」流行傳染，由醫界證明說這種病菌，都藏在西瓜裏。所以上邊有通令，不准吃西瓜。賣瓜的當然在禁止之例了。我們縱然准你推進城，到街上也是麻煩，你還是到城外賣的好。」農夫聽了這番話，無可奈何，只得轉身回去。

「西瓜好大塊！西瓜賽冰糖！一大枚，看見沒？再沒有這樣賤的了！」農夫在城外的一條街上，一面喊着，一面用刀開西瓜。忽的從遠處走來一位警察，繫着武裝帶，手中拿根小籐子棍，鼻上架一付眼鏡，嘴上戴一個青布口罩，行走的很快

，走至農夫的面前，很凶暴的樣子大聲呵道：「滾開，他媽的！這城裏的病菌，都是被你們帶來的。趕快滾開，此地不准賣這玩藝兒。」農夫厲聲道：「怎麼，城裏不准賣，難道說城外也不准賣麼？這種瓜的真該死了！」警察聞聽這話，很不痛快的說道：「你說的什麼話？你要反抗嗎。你要造反嗎。媽的！你看你這小樣。我告你說；國家全像你這樣野蠻，那邊成事體嗎？豈有此理，真真的豈有此理。限你十分鐘走開，不然看我有辦法對待你沒有？」說罷急忙的順着這條街走去了。

自治區的坊長，在旁邊站立。把時才間的經過看的很清楚。對農夫說道：「喂，老哥，走開吧。你先回去，過兩天再來賣吧。這些瓜放幾天也不致於壞了。我說你是好，這裏邊並沒有壞意，全是爲你自己好。方才那一位，是本區的署長，他正管轄這個地面。平常他十朝半月不準出來一躍，這兩天上邊限的很緊。過過這兩天。下下這股勁兒。你再來賣。到那時馬馬虎虎的，一模二糊的就挨過去了。要不然正在勁頭上，你是百姓，他是個官人，甯子掙不過大腿，他要認真起來，先拿你應應差，作個模範，把你填到黑屋子裏蹲兩天，你個人到不要緊，你家裏的老婆孩子將怎樣辦呢。老哥，你說對不？」農夫聽見這番話，也覺着有點道理。這才收拾車

子轉身回家去了。

六

「汪，汪汪汪，……」農夫的女人聽見犬吠聲，趕快走出窩棚看來。她急忙回身去喚醒她的丈夫語道：「孩的爺，你出去看來，從那廂走來一羣人，你看；是幹嗎的。」農夫正在悶睡中，被他的女人喚起來，出離窩棚一看，只見來的一羣人，說笑着已竟走到葫蘆架前邊約有十步遠的地方。他們望見農夫，在他們中的一位年長的，很顯出油滑的樣子，向農夫問道：「喂，朋友。這塊瓜是你的嗎？」農夫回答道：「是的。」「你們可要買點西瓜嗎？」「豈祇買一點，還想包你這一塊哩，只要價錢便宜。」這是他們齊聲說的話。農夫說道：「假若諸位要估堆，那很好辦。就按十元錢一百算吧。」他們齊聲說道：「在前幾年這個價錢還差不多，今年是賣不上的了。我們收了瓜不能在本城出售，還得上火車向外運。再加上運費，我們的人工伙食全加在一起，所以這個價錢是不成的。你要買的話，就按五元錢一百吧。這個價錢你要能賣時，那麼你還得將瓜送到火車站，纔能算錢。在這裏交貨，這樣的價錢還不成哩。」農夫說道：「不成，這個價錢不能賣的。」他們見農夫堅定不賣，這才向西方走去了。

(未完)

編餘

高俊寬

過去的軍人，要是在軍隊裏邊有個十年八年的經驗，關於「改編」，「擴編」，「縮編」，「編餘」，「編遣」，這一類的名詞，差不多是聽的很熟了，這幾個名詞，要照字義來解釋，當然是各有不同的含義；但其目的，在國家方面說：總不外是整理軍事，在私人方面說：則以為是生存的問題，

際此國家積極整軍的呼聲中，關於上邊這幾個名詞，一定是很澎漲的，於是把他傳播到部隊裏去，這使國家觀念較輕的軍人，不能不加懷疑！憂慮！；尤其是雜牌軍的官兵們，聽到了這個消息，是格外的心驚胆怕！

改編命令下達了，於是軍隊集結於某一地區，聽候改編，×師是駐在××省×縣×縣×縣，一帶地方，很迅速的集中好了，立刻開始改編。這在此時人的心中，都懷着一個不安定的理想，「改經」！被編餘也好，乘着機會求學；不然拿點編遣費回家也好，可是家在東北——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蹂躪着！恐怕是有家歸不得吧？最後要是走到絕路死方時！祇好一死！也算効忠黨國了吧！「不能」！「聽說這次改編，是為整理全國軍隊，一定都有相當辦法的；對於編餘的官

兵也有安置」！唉！「車到山前必有路」，何必管他許多呢？「聽天由命吧」！人人皆以這自慰！——不到三天的工夫，×師業已改編好了，人心也稍安靜了，不用說編上的是很覺得意的！編餘的一定要恢心喪氣的！「看你平素不行，果然把你編掉了」！編上的對編餘的卑視心理和冷淡態度！「你準行嗎？那樣臭美！你的道德，學力……：一定比誰強嗎？不過你有人力，你僥倖罷了」！編餘的對編上的嫉視心理和感奮！

光陰似馬兒的跑着，日月不息的輪迴，寶貴的時光，已是一天天的過去了！轉瞬間經過了匝月的空間，於是被編餘的官兵們，已是分別送漢，遣平，遣平的士兵們，在這裏暫且不表。單說送漢的官軍吧：當於×月×日由××高級軍官率領在×站乘平漢車往漢，於×日到達，下榻於旅舍，於×月×日入武昌×湖軍官×團，人們到這一看，見校址位於××地，風景頗佳，於是都「將憂為喜」，抱有一種樂觀態度，尤見校舍十分莊嚴美麗！一切設備，更為完整，校內需要應有盡有，因這人們都說我們安心求學吧！將來好為國家民族効一點愚忠！以盡革命人的使命，關於編餘，「變淘汰」這一種的聲音，再也聽不到了。

×
×
×
×

可愛的天使中國青年

(續前) 陳鐵軍

可愛的天使，忘却我們於一九三一年，所遭遇同一的不幸「九一八」麼？自「九一八」事件以後，數百萬方里隨着鎗烟而變色，燦爛的山河不復為我所有，數千萬同胞失去保障，主奴之位由此變更，人人陷於「恐怖」……「危險」……「死神降臨」……「淒慘」……地環境中。因為故鄉的沉淪，而開始了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的陰森，和悲慘地獄生活麼？這種原因雖然由於日本帝國主義殘酷的剝削與壓迫，及我國握權的私利主義的混戰，而我們青年的不覺悟，何嘗不是重大原因呢？

可愛的天使們，回憶我們國和家，及自己所遭遇的一切的一切是什麼？想求我們環境的改善，是需要些什麼？我想一定是學術了。自己的學術不健全，怎能負起時代青年地使命，去創造新的環境呢？我們現在向前直追尤恐不及呢。怎能偷閒作樂呢。未來的一九三六年的慘劇，列強正在醞釀着。回想自國對於大戰所需要的一切有沒有準備！苟一旦中了預言家在一九三六年不幸的事件爆發，我國的立場？

可愛的天使們！沒看見新聞紙上，常載有威名赫赫意相莫索里尼和德總統希特勒麼？墨氏不過是鐵匠的兒子而已。當

他兒童時代，他和他的父母，何曾知道他能將將亡的意大利復興呢？希氏不過是一個粵國下級海關吏的兒子，他家是很窮。幼時遭喪父的不幸。戰敗的德國，得着他的領導，在這十數年的時光裏，又復興起來了。德雖受凡爾賽和約的壓迫和干涉，終能復興。不但能復興，並能左右歐陸的政局。我們同為人類，雖生我者東，生彼者西。但天賦予的才能者同。為什麼人獨能，而我却不能呢？這都是努力和努力的結果。由此可見一個人的奮鬥，一個人的努力，是能影響於社會於國家，甚而影響於世界。

可愛的天使 你們還記得麼？孟子說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歐陽子曰「憂勞足以興國，逸慾足以亡身」這幾句話麼？這幾句話是我們努力很好的標語。我們生在這風波瀾的中國，危如壘卵的國勢中，能不振起精神努力和人類中的魔鬼，人類中的猛獸鬥爭麼？求得生存只有剷除人類生存路上的障礙。

九一八的週年，她又在這慘淡的時光裏要降臨了，我們到那天，是怎樣來紀念她，……「痛哭」……「絕食」……吧！回憶過去幾個週年中，不但不能脫脫我們的痛苦，反而增加了許多底束縛……「失地」……「訂約」……「借債」……那一件不是加重我們地獄生活底程度？

可愛的天使！我是希望你們，不要往下推諉了。國是等我們來救，社會是等我們來改造，人羣中的福利是等我們來創始，盲目的同胞是等我們來領導，不要再遲疑了，趕快努力吧！我們再不覺醒，我們死神要臨降了，只有前進，前進便是我們生存的途徑。只有努力，努力便是我們快樂的田園。

二四·九·三。於新鄉招募處寫(完)

小

傳名於不朽在事業不在子孫

古愚

人生在世，能傳名於不朽者，不在乎子孫之好壞，而在乎自己事業能立與否。夫太上立功，其次立德立言，凡能以身衛國家人民、德澤及乎後世、著述流傳千古，均可傳名於不朽。若一生庸庸碌碌，不求事業之成立，功德之及民，著述之流傳。而惟恃兒孫成立。不但不能傳於不朽，除附近地方親鄰，當時知有其人，至於遠方商民，則知之者少矣。

堅忍者終能成功

古愚

人非有堅忍不拔之志，其功不克底於厥成。如越王之臥薪嘗胆，華盛頓視遊絲而厥興，明治之變法興國，均始於抱堅忍之志，始能成立功業。若人無常性，雖天姿如何英敏。果始勤終怠，究其結果，亦必一事無成。此即所謂不能堅忍者是也。

處事不可知有難字

古愚

凡遇一事，不論難易，須要平心靜氣，往前做去。雖遇難事，切不可畏難。當視如易事，遇易事，亦當視如難事。尤不可草率從事。若遇難事，畏難不進，毫無勇氣，鮮有不失敗者也。余他患難，遇難事甚多，均儻倖過去，近來決不復知有難字存於胸中也。

作事與行路同

古愚

人之行路，不必過於求快。速度一快，雖在平地上，亦常有跌蹶之虞。若心平氣和，將這步站穩，再走那一步。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任道路如何不平，亦必安然通過。不至有跌倒之時。人在世上作事，當本着自己的責任，往前做去，自不致躁妄從事，有半途而廢之弊。故曰作事與行路同。誰云不宜？

燈下觀書

古愚

伏案觀書歷古今。端憑氣養浩然心。平生不作呻吟語。萬事都從靜裏尋。

有感

前人

極目長空望斷鴻。回思往事悔無窮。廿年一覺吉林夢。剝得清風兩袖空。

答編輯室

通 信

編者先生鑒。頃閱貴刊第一卷第二十期中，大登特載「編後語」一欄。真是承荷着先生的過情愛寵。格外教誨。使余感荷到五體投地。欣舞若狂。但以驢驘之材。怎荷馳驅之任。誠恐有負編者的期望。五內中忽顛起十二分的不安。嗣後自救之方。惟有加緊努力，以圖報知已於萬一。區區私衷。不盡所懷。即頌撰安。

劉文粟謹白

代 郵

萬祿學兄：魚雁久疎，渴念無極。昨閱西維旬刊第一卷第二十期內，有吾兄通信一件。披悉之下。曷勝雀躍。特請兄在西維旬刊，登載一欄。示知近來情況。住址何處。以便通信。並請編者先生，照函刊登。不勝盼荷之至。並祝履吉。

陳寶琛啓

記者足下。僕自到廣陽札花廠後。被派為監工員之職。該廠雖係創辦。但畫定範圍，極其狹小。資本竟屬有限。將來非無長足發展之希望。但據主事人謂：如今年廠內餽本。明年即可停辦云云。是種聲明，殊令來者心灰意懶。遇事鮮有懇切熱心去辦者。任何職工，全都敷衍。至今花已暢收。而廠內尚無正式開工軋花。實可慨惜。又此地交通不便。民氣不

開。街市之上，無一家像樣舖店。縱郵局代辦所都無設立之必要。現廠內之透信，只好派人至五六十里路遼南地方投遞。別無他法可想。今日一般人提倡開發西北，人同此心。而西北開拓，又何容易。開發西北，並不困難。所難者無若許多之人才。即以本廠主事者之思想推之。無論經營何業，一遭失敗，即便畏縮。推諸國人恆情，又何嘗不因之而百事跌蹶耶？豈此拜頌撰安

王 珏拜上

貴廠同人，既然共營斯業，望抱定固有之主張，努力協同，勿因主事者之一句言語，遽然灰心。為各個人之前途計，當不能取此下策也。至若主事人偶有招顧欠週之處，可公推代表，開誠布公的說明利害。人同此心，決無疑議。庶免誤會。

編者

編後語

編輯室

本期陳鐵軍先生的「可愛天使」。十足表現他的愛國熱忱。尚望繼續賜教，以開茅塞，古愚的短品文字，實足青年借鏡。因此君忠於黨國，數十年如一日。本刊將來的貢獻，擬請黃質亭君作時代漫畫，黃君亦愛國青年之一者也。

代郵

紹文君鑒：快郵奉悉。貴府上下平安，請釋慮念。平復

智婢滅盜記

不佞譯述

第五回 一個早晨拜訪者

衆盜都一口同音，贊成這個提議。盜魁說：「好吧。由我們裡邊選一最勇敢而最老誠的，化裝成一個旅客，到這城中去探聽有否因斷頭而死的人。設若實有其事。我們就能找出是何人所爲。並且找出他在何處居住。」已而繼續說道：「此事關係我們地方很大，如能破獲，可以防止洩露我們的秘密。你們諸位誰願承辦這事。但是此去設不能成功，一定要處死罪的。」

「我相信我能去做這個」這是他們中的一個人，跳起來這樣說的。「我想這是一件忠實的事，要是聽從我們朋友的話。我雖然是不大胆，不機靈。縱不能成功，亦須冒我生命的危險。」

他說完這番話。他很受盜魁和衆盜的嘉許。他自己化裝後，辭別了同伴，在天放曙光的時候，即往城中去了。他步行街頭之上，正趕上他走到馬斯達發的鞋舖之前，他們鞋舖比別家都開門開的早，因此馬賊看見老鞋匠，手拿着攢皮的錐子

正在開始作工。

盜探上前問了早安隨說道：「你最誠實而可尊貴的人，你最早的開始作工了。像你若大年紀，在晨光未出，你能看見縫鞋嗎？」

馬斯達發回答道：「自然。你必定是個外鄉人吧。你不認識我，才說我如此之老。我的目力很好。倘你不相信，我可以告訴你。有一次，在一個地方，我縫了一具死尸。那個地方比此處還黑的多哩。」盜探聞聽此言。自語道：「那正是我欲訪查之人了。」盜探想罷，故作驚訝道：「一具死尸？你是說的縫他的壽衣嗎？」馬斯達發說道：「不對，不對。我說的不是壽衣。但我看你若有所思者。我將不再對你講了。」盜探伸手摸出一塊金子，放在鞋匠的手中說道：「我不希望知道你們的秘密。但是我決對担保你沒有危險。設若你能相信我，我的唯一的請求，請你指給我你縫死尸的那所房子。」鞋匠回答道：「我感謝你的盛意。」此時鞋匠握金在手準備返還狀。繼又說道：我實在不知道。我是被領到一個地方的。在那裏掩遮我的二目，又領我至一所院中。等我縫完死尸之後，又施同樣手段，導我至原處。你明白了吧。所以我不能充分答覆你的請求。」

(未完)

旬日紀錄

▲汪昨發表撤消政警會原委

南京三十日電：汪對記者談：政警會委員長，因病屢請辭職，曾真千山休養，五六月間，天津發生重大交涉，賴何（應欽）支持，得以告一段落，而今華北形勢已大變易，此次蔣來京與黃何等再三商酌，以為北方行政機構，應力求單純，在昔日環境上視為需要之政警會，至今已無存在必要，所以決定後復電邀王克敏來京，面商結束辦法，務期安頓妥貼，對於該會服務人員之資格問題，亦概經審議，盡不負數年以來賜勉之苦心。

▲北寧路根據部令答覆日方要求

天津卅一日電：平滬車被劫案，經日方向北寧路局提出要求，該局電鐵部請示後，該局今日奉覆電，指示五點：（一）劫車匪犯，由該局會同各方嚴密搜捕，（二）旅客醫藥費，由路局担負全責，（三）平滬車第一二兩次，增設武裝路警三十名，或四十名，於九月初實行，（四）路警增加實力，即攜帶輕機鎗等武器，（五）增加車內警報設備，俾遇匪警時，客車同時得知，該局即根據五點，向日方答覆，該局局長殷同，今日乘車赴北戴河。

▲孔祥熙定五六日飛魯勘災

上海一日電：魯災民請願團李文齋向孔祥熙請願結果，孔允于五日或六日飛魯勘災，以決定救濟辦法。

▲林主席昨下廬山

九江二日電：林主席二日晨偕陳訓誥等離牯，十時即抵潯定三日赴宜編遊覽赴廬湖後轉黃山遊覽，十日返京。

▲黃河長江標本兼治辦法

南京三日電：行政院今日開會，財孔提擬具黃河長江標本兼治辦法案，決議通過，報告中政會。

▲魯南民衆反對掘堰城民埝放水

濟南三日電：行政院限魯五日內開掘堰城民埝，屬黃歸正河，大堤內民埝外河套民衆憤慨異常，昨請請願反對。

▲六全會展期開會

南京五日電：中常會五日晨八時開會，汪主席，議決：（一）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展期十一月一日開會，（二）通告各級黨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仍照原議，于本年十一月十六日舉行，（按）六全會原定九月廿日舉行。

▲何應欽昨日抵京週內返平

南京八日電：何應欽八日抵京，定週內返平。

投稿簡章

- 一、本刊以闡明三民主義提倡舊道德發揚新生活知識檢討社會問題並研究學術為宗旨
- 二、來稿文言白話不拘惟須淺顯流暢簡練雋永
- 三、投寄之稿請繕寫清楚(勿用鉛筆或紅墨水書寫)務加標點符號倘能按本刊行格書寫者尤佳
- 四、投寄譯稿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址註明或將原書附寄
- 五、投稿人請註明真實姓名住址以便通信(欲用別號者聽)
- 六、對於投寄之稿本社有酌量增刪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 七、投寄之稿登載與否不能預覆但長篇原稿欲檢還者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足寄還郵票
- 八、來稿登載後酌贈獎品或本刊
- 九、投寄刊稿除與本社特約者外一經登載版權即歸本刊所有不得再在他處發表
- 十、來稿請寄濟南東關報施街一號四維旬刊社編輯部

本刊啟事

歡迎訂閱

歡迎投稿

歡迎分銷

四維旬刊第一卷第二十二期

本期零售四分

價目：半年六角全年一元一角郵費在內
郵票代價以一分半分為限

編輯者 四維旬刊社

發行所 四維旬刊社

濟南東關報施街一號

印刷所 山東印刷局

濟南普利門外二馬路

電話一千八百九十七